

蝙蝠侠·企鹅

马丁·H·格林伯格

用奥斯瓦德的痛苦取乐。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乐？那些事到底有什么可乐的？沙基使他对自身的自身价值表示怀疑。

把奥斯瓦德所有漂亮的鸟都杀死的也是沙基。

有人进到了他屋里。

奇怪的是坐山雕竟能因此而醒过来，仿佛他的皮肤如今薄得已成为他神经的触角，成为他感官的坚韧天线。有人刚才潜入了他的公寓，从太平梯的冷空气中穿过破烂肮脏的窗帘，进入到了坐山雕热烘烘的散发着臭味的私人空间。

他从硬床上轻轻坐起来，两个翅膀静静地垂在身旁。他屏住呼吸，于是贴在肚皮和胸上的布绷得紧紧的，他悄悄穿过房间，尽量避开空罐头盒和废物，以免他带爪子的靴子碰着它们而发出声响。他听得见那人在另一个房间走动的声音。坐山雕停下脚步思索着，一阵冷风使他的双翅震颤了一下并张了起来。那人绝不是蝙蝠侠，因为他要是听到蝙蝠侠的动静，一切就已经迟了。蝙蝠侠是与黑夜。尘土和无声的阴影溶为一体的。另

---

一个房间里的人很笨，呼吸的声也很大，是个胆战心惊的生手。显然是个想行窃的傻瓜蛋，这种人企鹅是决不会雇用的。

坐山雕想象着他已经闻到那人吓出的一身臭汗味。

坐山雕穿过几层阴影进到另一个房间。他愈来愈兴奋，便张起翅膀擦过旧墙，翅膀锋利的边缘扎进脆墙纸里，发出极微弱的声音。

盗窃者抬起头，坐山雕便站住不动。行窃的好像在盯着他，但在昏暗的光线和破烂堆之中却看不到他。那人因没找到值钱的东西而显得很急躁。蓦地，坐山雕竟窘得脸红起来。这时失望的小偷转了个身，朝厨房走去。坐山雕悄悄跟过去，紧盯着那人肥乎乎的后背。

接着，小偷突然转过身，手里握着把刀，吃了一惊的坐山雕立即将一只翅膀朝前一扫。翅膀上方的坚硬边缘割到了小偷的手，他惨叫一声，刀子落地。坐山雕厉声一叫冲了上去，他伸舌吐牙，张开的双翅犹如锯齿。

---

---

“他乌黑发亮的眼睛闪烁着光；他的双腿的确显示出

坐山雕出腿一扫，缚在脚背上的利爪划着了小偷，将那可怜的家伙从腰到脖子剖开。他升起一股冲动，想吮吸小偷流出的血，用他食腐肉的嘴舔舐血的滋味，但他却控制住了冲动，因为他这一新的伪装、新的自我竟变得如此真实、自然乃至有意思，不由突然使他感到惧怕。

小偷尚没死，他浑身是血地朝前蹒跚着，血流不止，胳膊高高举起，手指颤抖。坐山雕退后一步，踌躇片刻，然后又朝前迎住他。他张开翅膀，小偷一下子倒在他怀里，似乎终于得到了天使的拥抱。

“那里的翠鸟看到了他艳丽的羽毛……”

鲜血喷洒在坐山雕的装束上，由此产生出的效果令他很愉快，他现在就像一只抽象派的雕塑鸟，身上镶着一道道色彩。的确，这是一只气派恢宏的食腐鸟，它的翅膀上传播着疾病，嘴上粘着死亡和恶臭。

“那些如丝的鳍，金色轻盈的鳞……”

---

---

然而最奇特的是他的装束能根据他的心情，特殊的阴影和光线而产生变化。他的装束是不同材料拼凑而成的，没有一处的颜色或布料是相同的，从而使上述变化成为可能。当他在城市的光线和黑暗中移动时，装束上不同的部位就会产生出不同的色彩和形状。

“在那里看见了天鹅，它的脖颈是拱形的积雪……”

只要光线适宜，他发现从他背部或有时从侧面看，他披着装束的身体美丽非凡，极像一位裸体漂亮的、羞于被人窥看的处女。他常常几个小时地在镜子里看着自己，既不进食也不饿。

“美丽的尤物是永久的快乐……”

坐山雕如今冥想着他身体上的永久变化所给他带来的纯粹而经久不衰的快乐，心思便不大放在金钱以及金钱能给他带来些什么上了。毋庸置疑，企鹅的生活从没给他带来这等平静的满足。最后他总结出，在他的新生活中金钱多少只是次要的，因为他的新自我本身就是一种报偿。他过去要是知道这些就好了！那样他就会免

---

---

受那么多苦了，更谈不上坐了那么长时间的大牢。

奥斯瓦德意识到，穿着化妆服的罪犯实际是个表演艺术家，他的影响必须要超出他所生存的世界。对这样的人来说，重要的是与他的装束彻底融为一体，以使两个世界合二为一。因而寻找合适的化妆服至关重要，企鹅就一直不适合于他。

他的作品要像济慈的那样生存在永恒的艺术世界之中。犯罪表演有如“希腊之瓮”，即“美是真理，真理是美”。上述表演的结果毫无疑问是次要的，最重要也是最具有长久价值的是表演本身。这将是坐山雕走向永恒之路。

但蝙蝠侠呢？一想到那个夜间使者就会使他无端地感到恐惧和焦虑。但那个蝙蝠爆发户也无法长久地干扰他走向永恒的抱负。

当天夜里，奥斯瓦德·科布波特（他还叫A·奥尼斯。企鹅和坐山雕）几年来第一次没有做蝙蝠的噩梦。他梦见的是艺术。

后来的几周里，坐山雕犯的都是些小罪，目的是

---

---

建立信心和为自己提供基本的食品和收入。每一次他都让他的行为富有一些戏剧性和有所创新，但对他日益增强的本事展示得又不过分，以免使他的杰作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虽然他还能想到蝙蝠侠，而且时不时想象那个披斗篷的斗士就在附近，说不定就在房顶上，但对与他遭遇已不感到特别的紧张，到目前为止，他的罪行很不起眼，目标暴露的也不大。看见他的大多都是酒鬼和乞丐，在他们眼中，他是噩梦中的幽灵，一只令人头疼和发疯的鸟，是飘离出身体的灵魂和天使的美妙幻觉。

他潜入养老院，对于他的出现没人报告，因为里面都是上岁数的人，不是吗？他告诉那些半醒半睡的人他是死亡天使，当他们哭着蒙住双眼乞求他饶恕时，他便从他们的口袋里和梳妆台的抽屉里把钱和珠宝偷走。

他以同样的方法潜入医院病人的身边。有时病人为了让他走开，宁愿把自己的东西拱手相送。有时他对病人说他们能被治好，不必担忧。他想这些无关痛痒

---

---

的鼓励话或许对他们能有好处。

他还溜进殡仪馆的后门，从刚死的人身上偷些衣服和别的东西。有几次他行窃时，隔壁房间正举行追悼会，而死者正是他不久刚偷过的人。他时不时地把一些有趣儿的小饰物加到他的装束上，嘴里唱着：“坐山雕，坐山雕，食腐之鸟！”

他认为为了应付噩梦中那个蝙蝠侠的可怕威胁，他必须积累大量的黑夜象征，越多越好。

然而蝙蝠侠却飘浮在夜晚的天空，寻找着那些穿化妆服的人和惹人注目的事件。他并不居住在这座城市中这片最贫困的地区，与疯子和病人生活在一起。这里是坐山雕的天下，蝙蝠侠对他一无所知。

他琢磨了几周，决定不下在这些不景气的店铺中先从哪几家下手。最后，他选中了一家看上去最肮脏杂乱但可能有令人惊奇的好货的铺子。这种铺子企鹅是绝对不会感兴趣的，但在行窃操作上肯定具有美学价值。它囤积着大量陈旧腐败食品——正好是坐山雕要吃的东西。

---

---

上到屋顶上易如反掌。他松软的皮肤下总是藏着大量的肌肉（那是他小时候玩命练的），如今派上了用场。

“当一颗新星滑入到我的视野时，我感到我恰似天穹的观察者。”

他又轻又瘦的身子漂亮地朝商店里降落下去。由于身上没有肥肉，‘顺绳而下轻松自如。他没料到会如此轻松，以至于竟然打乱了自己的节奏，险些从绳子上掉下来。当快落到一个老头的头上时，他猛地在空中停住。他听见头顶上的大梁呻吟了一声，但老头似乎没注意到。也许他耳背？这人决不能与蝙蝠侠相比。

他轻展双翅，它们就像长在他身上一样，类似肌肉的控制比他期望的要灵活得多。他微耸翅膀，翅膀便升高，朝一边稍微偏移迎住气流。以这种方式他便可以使用他坐山雕的翅膀更加轻柔地进入房间，有如一只庞大的食腐天使，根本不会被人察觉。

他感到自己的肌肉满意地伸展开来，觉得他就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梦想。

---

他穿着金属鞋的脚落在老头的肩膀和秃头上。老头的头皮上随即渗出一层粉红色的鲜血，倒在地上。他戴的圆眼镜裂成碎片，天女散花似地纷纷落地。坐山雕拾起镜框插进他皮带上的口袋里，以当作纪念品。他冷笑一声，他的胸膛上别着各种各样的小饰物——环形物、饰针、助听器、小孩含在嘴里的牙圈——挤在一起叮当作响。

“我在金子世界中四处遨游……”

这家当铺灯光昏暗，物品少得可怜，但作为行窃的第一家也算不得什么。满头是血的老头还想爬起来，坐山雕又给了他一爪。他本想杀死这个店主，看看他鸟身上的武器到底能给这个又老又弱的人造成多么严重的创伤（能挫伤他的元气吗？能让他五脏六腑碎裂吗？），但又觉得不是时候。而且坐山雕还想留下一个见证人，一个晕头晕脑人们不会完全相信他的话的见证人，他只能用颤抖而微弱的声音叙述见到死亡天使的情形。

他从店主放在柜台底下的一只锡盒里拿了一些稀有钱币，又往一只布口袋里塞进了一些他尚没找到时间为

---

他的新居添置的小器皿——烤面包炉、带表的收音机等。考虑了一下后，他又拿走了一架台灯和一颗干瘪的假人头，然后便朝屋顶爬去。他在打结的绳索上摆出一副威猛的模样，以期他那唯一的见证人若是还清醒的话，能目睹他精彩的退场。

横穿屋顶时，他拼接的翅膀疯狂地跳动着，他想象着身后传来雷鸣般的掌声。

一个小时后，他慢慢潜入一座废弃的仓库，竖耳细听那细小的动静，无数小生灵一齐起飞的振翅声。他刚搬入这一片儿时就在这里注意到了它们，于是当时下决心再获得成功时——倘若他倒霉的生涯还能再给他一次成功机会的话——就来这里庆功。

一群群的蝙蝠像长着褐色皮毛的香蕉似地吊在一起，它们的翅膀酷似冷色的裹尸布，紧贴在身上。它们的身长不过两三英寸，翅膀的长度约一英寸，但它们数量多得惊人，如果将其尽数消灭必然会带来特大快感。

他蹲监狱时身边带着本翻旧了的指南，他清楚地记得上面的介绍。棕色大蝙蝠。居住区横跨北美、阿拉斯

---

加。中美，直至西印度群岛。生存地有所差别，但喜与人类为邻。捕食几乎所有的昆虫，蛾子除外。每小时可飞行约15英里。产卵期从4月至7月。他看到几只幼小的害鸟依偎在它们母亲的怀里。大多数都是双胞胎。那个披斗篷的斗士，傲慢而刚愎自用，想象自己是法官和审判官，是我们所有人的仲裁人。让他大吃一惊吧。

坐山雕爬到与蝙蝠平行的高度，将汽油快速浇到它们身上。它们还没来得及逃脱他就点燃了火柴。

蝙蝠们尖啸着，像烈火中的树叶似地纷纷坠地，他得意地拍起了掌。可爱的火苗像神话中的灯笼。他一回到住处就将把那情形写入诗篇。

“在冲突中朝岸上投掷一枚宝石，它是花卉王国中的王冠……”

他旋转起来，为他的胜利而陶醉。他又一次在逆境中占了上风。无论他现在管自己叫什么，世界再度成了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可怜虫，只要时机成熟就可任他咀嚼吞咽，而且他如今胃口大开。

---

仓库烧了一晚上，同时还烧毁了两栋简易公寓。格特姆消防队面对这一火灾无能为力，尤其是那一地段的主要消防龙头不知被什么人给毁坏了。

奥斯瓦德·科布波特从他寝室的窗户观望着，借着玫瑰色的火焰阅读着济慈的诗。

“弱小欢快的火苗在新添的煤火中跳跃。”

后来他带着翅膀躺到床上，笨拙地将翅膀分在两侧，直到舒适为止。此时他已不能想象脱离开翅膀了。一旦不会飞的鸟获得了翅膀，对肮脏的上地他就不会再满意了。他闭上眼，开始梦想飞翔。“平稳而悄然地滑过，我愉悦

大火后的几周内，坐山雕看到邻近的街道上一片忙碌。几个街区之内都驻扎了消防队员，以防出现新的麻烦。检查人员在废墟里寻觅着，把可能有用的证据装进衣袋。到处都是警察，他们询问过路人，指挥交通，驱散人群，捕抓抢劫者和那些傻乎乎引起穿蓝色警服的人注意的家伙。

坐山雕这一时期自然不能出门。他仍穿着那身装

---

束，不停地在屋里踱来踱去，不敢靠近窗子，生怕有人从街上或另一座建筑物上看到他。最后他只好妥协，又换上了科布波特的打扮，从而可以不惹麻烦地走到大街上。他在附近的杂货店里盯着他仍不大能吃的食物。有时他买些小吃和快餐——土豆条或饼干——为保持他有些改变的心态而慢慢嚼着。

还有些时候他仁立在街角，几个小时之内干巴巴地观察行人。冲进他鼻孔的味道是烟灰、废气、瓦斯和香水的强烈混合体。他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女人都喜欢抹这种气味强烈的香水，还是只是他那一地段的女人有这个嗜好。

他偷偷摸摸地用手摸楼房的砖面、橱窗的玻璃和从他身旁走过的女人的衣服和皮大衣上的毛。他惊讶地发现，所有的东西上都粘上了他用一点儿小火创造的烟灰，包括女人。什么东西都没能逃脱他的创造。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格特姆的所有报纸。这一时期当地报纸对他来说变得极为重要。每天他都寻找有关企鹅、监狱体系以及蝙蝠侠的消息。他尤为注意蝙蝠侠的

---

动态，以及他对所谓格特姆市“弊端”的看法。

正是在这个时候，奥斯瓦德从报纸上读到还有另一个食肉鸟与他在同一个地段上。“食肉鸟跟踪并杀害护士！”“食肉鸟仍逍遥法外！”“蝙蝠侠向食肉鸟发出愤怒的挑战！”各家报纸就是以这样的口吻称呼那个家伙的，即他是一个新出现的威胁。

蝙蝠侠为食肉鸟而忙碌起来，显然他认识一个受害者，并正以私人身分追踪食肉鸟。蝙蝠侠就是这样，一切都不会改变。他是牛仔、野心家、恶梦中的骚扰者，

但蝙蝠侠对食肉身住在哪儿一无所知。而奥斯瓦德知道——奥斯瓦德知道得很清楚。他胜过蝙蝠侠一筹，这一欢乐的感觉实在不易挥之而去。

他第一次见到那家伙是在大火后的凌晨。刚开始他同别人一样现出好奇的样子，观望着火势，盯着堆积起来的灰烬。后来奥斯瓦德注意到那人的动作。他差不多脚尖着地，稍有动静头就转将过去。手指头蜷缩着，舌头不停地舔着嘴角，鼻孔张得极大，似乎在闻烟灰废墟以外的某种气味。他是人形的鹰，是只猛禽。

---

奥斯瓦德观望着他盯着从他身旁走过去的女人的样子。同样的伺机等待的模样。鼻孔仍是大张着，仿佛他能闻到她们向里面的气味。他的目光和不停运动的舌头，似乎表明她们是最有营养的食品。那人看上去几乎控制不住一自己，而奥斯瓦德觉得他的缺乏控制很可怕。

最后那人腋下使劲夹着一个潮湿的纸口袋走了。他过十字路口时很小心，让老人和小孩先过。他仿佛是个对一切都关心的人。奥斯瓦德过去看见过别人带着那种纸袋——可能是漏汤的午餐要不就是纸袋曾放在湿柜台上——但他从没见过谁把午餐箍得那么紧，仿佛正绝望地抱着他受伤的孩子。

奥斯瓦德看见那人在附近晃荡了两三天，总是带着一个纸袋，脸上一副饥饿的表情，于是决定跟踪他。每逢街角他就站在他背后，遇红绿灯时他便小心翼翼地同他一起过马路。当那人翘起鼻子时，他也朝女人们闻着。总之，他想让那个家伙知道，在格特姆的这地地盘只允许有一个食腐肉的人。

---

奥斯瓦德体重减轻后最明显的一个有利之处，就是成了一个极不起眼儿的人。他的鼻子仍需要化一点儿妆，以遮掩其长度，但那很简单。食肉鸟的住处离奥斯瓦德的住所隔一个街区，他每次都从食肉身住的地方跟着他，从那一地段走出一两英里后进入城里一片有钱人的住宅区，其间食肉鸟从没回头张望过一次。

每次路过一个女人，哪怕是老太太，食肉鸟都一边闻一边笑，而且好像随即便出一身大汗，以至他薄薄的白衬衫像挑破的水疮似地粘在他的皮肤上。但他在他居住的地段内从不与任何人说话。此人显然很聪明，奥斯瓦德想，决不是个白痴。但他并不喜欢此人。几年来，奥斯瓦德第一次遇到了一位除蝙蝠侠之外能真正引起他不安的人。

“我有样东西给你，”食肉鸟对一位穿雨衣的年轻女人说。那人的大胆令奥斯瓦德一惊——他从不敢这样明目张胆地与一个女人说话。

年轻女人抬头看向食肉鸟，她那灰色的眼睛里充满疲惫的神情。当时奥斯瓦德心里想，她是否真的如

---